

快樂，也是抵抗：一支來自西非的身體記憶之舞《轉轉生》

「Black Life Matters 運動時，到處都在談黑人的創痛，我想，我可以來創作一支黑人的愉悅作品。」來自西非奈及利亞拉各斯(Lagos)的編舞家庫德斯·奧尼奎庫(Qudus Onikeku)說到做到，他結合西非約魯巴人(Yorùbá)的文化、奈及利亞的城市活力、當代舞劇場形式，推出了《轉轉生》(Re:INCARNATION)，本作有著原汁原味的Afrodance，也有著對於當代社會的反思。

奈及利亞高失業率、警察暴力等社會政治與經濟困境，讓許多青年心懷遷徙的念頭，庫德斯·奧尼奎庫身為其中的一份子，20多歲便決定移居法國追求藝術。在法國創立自己的首個舞團YK Projects，發表作品並在歐洲取得藝術成就後，30歲的他毅然決然返鄉，成立QDance Center，培育奈及利亞的舞蹈人才。

《轉轉生》是庫德斯·奧尼奎庫長達六年「身體記憶」研究的成果，他與年輕舞者合作，在奈及利亞各城市舉辦工作坊。他認為無論有意識或潛意識，當代的身體都承載著過去與當前的社會政治鬥爭：「我相信身體會記得，身體會記得你的情緒、你的回憶……身體能夠記得被奴役的創痛，也能記得在淪為奴隸之前的快樂時光」，雖說《轉轉生》的起心動念是想做個黑人文化的快樂作品，但事實上，《轉轉生》架構完整，可說是他藝術旅程集大成之作，如此深刻的作品來到臺灣，實在不應該被埋沒。

《轉轉生》作品結構源自約魯巴人的輪迴觀—Ibi(誕生)、Iku(死亡)、Atunbi(重生)。約魯巴族是奈及利亞最大族之一，他們的世界觀有幾個核心—生命是循環的，祖先的精神會延續在後代之中、而音樂與舞蹈是與神靈及大自然連結的方式，這樣的世界觀深深體現在作品中的每一個細節。

《轉轉生》的第一段〈誕生〉是個街頭派對，舞者們像是一整座城市在跳舞、彼此的碰撞、喧囂的對話、揮舞的手臂、輕踏的腳步，襯著嘻哈、Afrobeats、奈及利亞傳統節奏的混血音景。

第二段〈死亡〉調性轉向沉靜，音樂旋律像是一條深沉線索，串起交織的雙人舞、獨舞，舞者的律動依舊，只是這律動不再歡快，而更像心跳。

在線性生命觀中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死了就是沒了。但在輪迴生命觀中，死亡是另一種開始。所以《轉轉生》有了第三段〈重生〉

〈重生〉由女舞者獨白開始，沿著樂音堆疊，舞者們把自己塗黑，戴上面具，西非舞蹈的律動串起每一位舞者，獨舞者肢體表現力強，雖然他一個字都沒說，但他

的肢體已經講完了兩千個字。

《轉轉生》的舞者們，以高強度的表演，帶領觀眾穿過一重又一重的山頭，感受當代奈及利亞的活力以及約魯巴人的傳統。我最喜歡這類的作品了，熱鬧的時候非常熱鬧，滿場都是派對，但靜寂的時候會讓你想起生命中的傷痕，《轉轉生》來自西非，卻很適合臺灣。

作品中有一段話攫住我的注意力：

「要成為 Orisa (約魯巴信仰中的神)，你必須先死亡—離開現代性。」

(To become Orisa, you must first die. Exit from modernity)

對於曾經歷殖民統治的社會而言，「現代性」不只是進步的象徵，同時也象徵權力、規訓、強加的外來文化標準與被抹滅的原生文化，深深思索過(被)殖民經驗的藝術家，才能把現代性與輪迴觀從容的放在一起。

非洲幅員廣大，廣饒的土地上有著豐富的文化，這一回，來自西非的《轉轉生》，結合了青年文化、古老的約魯巴哲學來呈現奈及利亞當代美學，也展現了編舞家對於社會的思索，這份思索不僅是非洲獨有，對於同樣曾歷經殖民的臺灣土地而言，《轉轉生》更顯深刻。透過《轉轉生》，非洲不再是只是遙遠的他者，而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們正在透過藝術來思考自身，進而改變全球藝術風貌。